

绘图珍藏本

古龙

作品集

龍

绝代双骄

貳

古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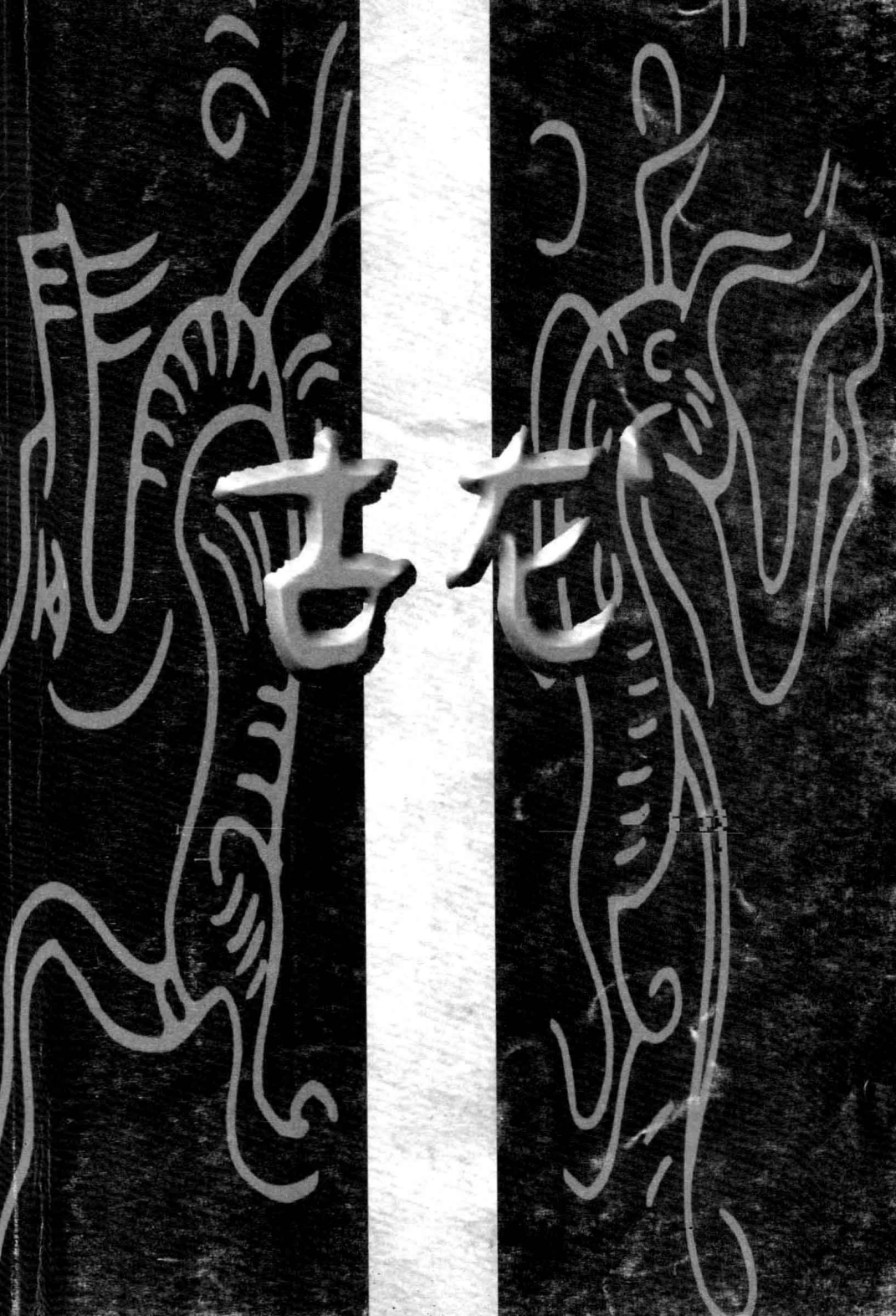
作品集

30

绝代双骄

贰

珠海出版社





左上 卧龙生，前右 诸葛青云，右上 古龙。



2004年11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签订合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小说作品。若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皆属非法出版物，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5年8月，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古龙作品集》。此套全新版本的《古龙作品集》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旧版《古龙作品集》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伪作全部剔除，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完整、权威。二是在顺序排列上，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书后附有“古龙作品创作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四是在开本、封面上均重新设计，力求典雅、气派，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精益求精，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

新版《古龙作品集》标有防伪标志，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756-2639345、2639346、2639348

传 真：0756-263932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

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

第三十八章 江南大侠

小鱼儿埋头苦吃了半个时辰，才总算放下筷子，摸着肚子笑道：“肚兄肚兄，今日我总算对得起你了吧！”

玉面神判笑道：“酒菜都已够了么？可要再用些瓜果？”

小鱼儿笑道：“我很想，只是肚子却不答应。”

玉面神判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我等总算不负神锡道长之托，已尽过地主之谊了。”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道：“你话里好像有话……”

玉面神判霍然长身而起，缓缓道：“阁下不妨先推开窗子看看。”

小鱼儿推开窗子一瞧，只见这一段街道上，竟已全无灯火行人，却有数十条劲装大汉，将酒楼团团围住。

再瞧这酒楼之上，也再无别的食客，只有个店小二站在楼梯口，面上满是恐怖之色，两条腿不停地抖。

小鱼儿歪着头想了想，笑道：“这算什么？”

玉面神判脸色一沉，冷冷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神锡道长托我好生招待于你，我等便尽了地主之谊。但还有一人，却托我等来取你的头颅，你看怎样？”

小鱼儿哈哈大笑道：“我这颗脑袋居然还有人要，这倒真是荣幸之至，但要我脑袋的这人又是谁？你总该说来听听。”

玉面神判冷笑道：“你只需知道他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已足够了。”





小鱼儿目光转处，只见江玉郎等人俱是满面喜色，鬼影子等人却是面色凝重，满脸杀气。

这些人早已将他围住，这许多武林高手将他围在中央，他简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他还有只手是和江玉郎连着的，他根本连逃都不能逃。

小鱼儿长叹一声，苦笑道：“看来，今天我只得将脑袋送给你们了……一盆蜜汁火腿就换去了我的脑袋，这岂非太便宜了些！”

金狮李迪“锵”地拔出了腰畔紫金刀，厉声道：“你还要我等动手么？”

小鱼儿笑道：“用不着了，只是不知道你的刀快不快？若是一把刀保险可以切下脑袋，我倒想借来用用。”

金狮李迪狂笑道：“好，念你死到临头，还有谈笑的本事，某家就把这柄刀借给你！”

手扬处，紫金刀“当”地钉在桌子上！小鱼儿缓缓伸出手，去拿这柄刀，无数道比刀光更冷、更亮的眼睛，都在瞧着他这只手。

玉面神判冷冷地瞧着他，突然自怀中摸出了对判官笔，那是十分精巧的兵器，发亮的笔杆上雕着精致的花纹。

小鱼的指尖停留在刀柄上，没有拔。

玉面神判缓缓道：“你为何不拔？你拔出这柄刀来，就可以一刀砍向我，或是别的人，或是将刀架在江玉郎的脖子上，逼我们放走你。”

小鱼儿的手指轻点着刀柄，没有说话。

玉面神判道：“你不敢拔这柄刀的，是吗？只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只要你拔出这柄刀，只有死得更惨。”

小鱼儿觉得自己的手很冷，而且在流汗。

玉面神判叱道：“念你是个聪明人，且给你个速死，咄，去吧！”

手腕一抖，判官笔闪电般向咽喉“天突”穴点了出去。这“天突”乃是人身必死大穴之一，纵然被常人拳脚打中，也是难以救治，何况是这等点穴名家掌中的纯钢判官笔，小鱼儿历经大难不

死，岂知竟要死在这里！

眼看这发亮的笔尖已到了咽喉，他竟躲都懒得躲了，躲开这一招，第二招反正还是要来的，既然要死，何不死得痛快些。

哪知就在这时，突听“丁”的一声，一只酒杯自窗外直飞进来，不偏不倚套住了判官笔的笔尖。

那判官笔去势是何等凌厉，酒杯又是何等容易破碎，奇怪的是，酒杯远远飞来，套住笔尖，居然还是完整的。

玉面神判手腕反似被震得麻了麻，大惊之下，后退三步，厉喝道：“什么人？”

这时新月方自升起，淡淡的月光下，只见对街老介福绸缎庄的招牌上赫然坐着一个人。

这人满头蓬发，敞着衣襟，手里提着个特大的酒葫芦，正在嘴对嘴地狂饮。酒葫芦遮去了他的面目，也看不出他是谁。

但小鱼儿却已瞧出来了，暗道：“此人来了，又有好戏瞧了。”

玉面神判手腕一震，笔尖上的酒杯直飞出去，直打对街那人的胸膛，他自信手上劲力，无论是谁，只要被这酒杯击中，身上必定要多个窟窿。只听又是“丁”的一声，酒杯打在那人身上，片片粉碎。

那人却竟似全无感觉！

玉面神判面色更变了，花惜香、白凌霄、李明生等人，拔刀的拔刀，拔剑的拔剑，一时之间刀光剑影大作。

鬼影子何无双身子也不见动弹，人突然飞了出去。此人号称轻功江南第一，身手之轻捷，果然不同凡俗。

只见他人在空中，手里已有十余点寒光暴射而出。

对街那人突然哈哈一笑，一股闪亮的银光，自口中射了出来，暗器立刻被打飞，银光直射到何无双身上。

这轻功第一的鬼影子竟也被打得飞了回来，回时比去时更快，直飞入窗子，飞过桌面“砰”地撞在墙上。

那股银光到这时才四溅散开，玉面神判远远便觉得酒气扑鼻，那人嘴里喷出来的，竟只不过是口酒！





他一口酒竟然就将何无双击退，众人不禁都变了颜色。白凌霄等人初生之犊不怕虎，各展刀剑，便要扑过去。

只听“呼”的一声，接着“劈啪劈啪”一连串声响，白凌霄等人手里刀剑已全不见了，一个个捂着脸，半边脸色红得像是茄子，就在这刹那之间，这几个人竟已每人重重挨了个耳掴子。

再瞧对街那人，不知何时已端端正正坐在何无双方才坐过的位上，左手仍拿着那酒葫芦，右手却杂七杂八拿了一大把刀剑。白凌霄等人认得，这些刀剑正是自己的，但若问他们怎会到别人手上？他们只怕谁也回答不出。

江玉郎瞧见这人，面色变得毫无人色，玉面神判心计最深，在未知道这人来历之前，生怕李迪等人鲁莽闯祸，当下抢先一步，干笑道：“这位兄台贵姓大名？为何无端出手伤人？”

那人眼睛一斜，冷冷道：“谁是你的兄台，你是什么玩意儿？”

玉面神判勉强忍住怒气，铁青着脸道：“在下萧子春，江湖人称玉面神判。”

那人哈哈大笑道：“好个响亮的名头，你配么？”

笑声中手一送，将一大把刀剑全送到萧子春面前。雪亮的刀头剑尖，在灯光下像是猛虎的獠牙。

玉面神判一惊之下，不由得伸手去接，再看自己手里那对判官笔不知何时已到了对方手里。

那金狮李迪没有吃过苦头，浓眉一掀，便待发作。江玉郎在桌下扯了扯他袖子，悄悄说了句话。

李迪面色立刻也变得全无人色，失声道：“你……你便是恶赌鬼轩辕三光！”

轩辕三光冷笑一声，也不说话，却自桌上拔起了那柄紫金刀，反手一刀，向旁边一个茶几砍了下去。那茶几上点着只儿臂般粗的蜡烛。

轩辕三光这一刀砍下，蜡烛仍是蜡烛，烛台仍是烛台，茶几仍然是茶几，他这一刀像是根本砍空了。

但突然间，烛光竟缓缓分开了来，接着蜡烛、烛台、茶几，全

都分成了两半，向两边直倒下去。这一刀出手，众人更是面如死灰。

轩辕三光一扬紫金刀，“当”地钉入梁上。梁上积尘，簌簌而落，他再也不瞧一眼，一屁股坐下，冷冷道：“儿子们眼见老子来了，怎的还不快摆上酒菜！”

他这句话说的虽然无理，但听在众人耳里，再也无人敢顶撞于他。

李迪“砰”地一拍桌子，大喝道：“小二，瞧见老子来了，为何还不摆上菜来。”他看来人虽最是粗豪，但做保镖的人，究竟能屈能伸。

那店伙魂魄早已骇飞了，此刻哪里还禁得起这一声大喝，口中刚说了声“是”，人已直滚下楼去。

少时酒菜摆上，萧子春、李迪抢着要来斟酒。

轩辕三光眼睛一瞪，道：“谁要你斟酒？除了对面两个姓江的娃娃，全给老子远远站开。”

他居然拿起酒壶，替小鱼儿倒了杯酒，又替江玉郎倒了一杯。小鱼儿满怀欢喜，江玉郎却已骇破苦胆。

轩辕三光端起酒杯，道：“喝！”

小鱼儿一饮而尽，江玉郎也不敢怠慢，他刚放下杯子，只见轩辕三光眼睛已在盯着他，格格笑道：“你可知道这酒叫什么酒？”

江玉郎道：“弟……弟子愚昧，实在不懂。”

轩辕三光大声道：“这一杯叫赌酒，无论谁喝了老子倒的酒，都得和老子赌一赌。”

江玉郎骇得手一抖，酒杯也摔在地上。

轩辕三光眼睛一瞪，道：“怎么？你不赌？”

江玉郎道：“吐……吐……吐……”

他吓得舌头都麻了，竟将“赌”字说成了“吐”。

轩辕三光大笑道：“好，你龟儿要赌啥？”

江玉郎道：“吐……吐什么……都可以。”

轩辕三光道：“好，老子就赌你这条手臂。”





江玉郎两腿一软，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小鱼儿笑嘻嘻将他拉了起来，道：“你怕什么？反正也未必一定输的。”

轩辕三光厉声道：“坐直了，说，你要怎样赌？”

江玉郎目中竟流下泪来，转眼去瞧萧子春等人，但这些人此刻哪里还敢替他出头？

突然间，一人朗声笑道：“轩辕先生若要赌，在下可以奉陪，寻这等黄口孺子来赌，岂非无趣么？”

小鱼儿转眼望去，但觉眼睛一亮。

一个青衫秀士已飘飘走上楼来。

灯光下，只见此人眉清目亮，面如冠玉，他含笑走过来，风神更是潇洒已极。小鱼儿自出道江湖以来，除了那无缺公子外，就再未见过如此令人着迷的人物。

萧子春等人见到他来了，都不禁在暗中长长松了口气，喜动颜色，江玉郎更是欢喜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轩辕三光目光闪电般在他身上一转，也不禁为之动容道：“你是谁？”

这人微笑一揖，道：“在下江别鹤。”

轩辕三光目光闪动，厉声道：“江湖传言，江南一带，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乃是燕南天之后第一个当得起‘大侠’两字的人物，莫非就是你？”

江别鹤笑道：“那只是江湖朋友抬爱，在下怎担当得起。”

轩辕三光指着江玉郎摇头叹道：“虎父犬子……虎父犬子……”

突又一拍桌子，大喝道：“他既是你儿子，你莫非要代他与我赌一赌？”

江别鹤道：“轩辕先生若有兴致，在下自当奉陪。不知轩辕先生赌注如何？”

轩辕三光微一思索，浓眉轩起，大声道：“你我两人无论谁输了，便任凭对方处置！”

这赌注说出来，众人不禁俱都失色。这“任凭对方处置”，委实令人心惊，胜的一方若令败的一方去做件绝不可能，甚至丢人现眼之事，那岂非比“死”更痛苦百倍？尤其以江别鹤这样的身份，他若输了，就算想死，也先得做了对方要求之事才能死的。他就算死也不能食言背信。

众人只道江别鹤绝不会答应，哪知他只是淡淡一笑，道：“就是这样也好，但如何赌法，还请见告。”

轩辕三光见他如此轻易便答应了这赌注，也不禁为之动容，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大笑道：“好，江南大侠果然豪气干云，我定了赌注，如何赌法便由得你，这是我的规矩。”

江别鹤笑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走过去，搬了张小圆桌来，又将一大碗满满的鱼翅羹放在桌子中央。轩辕三光瞧得奇怪，道：“这又算什么？”

江别鹤缓缓道：“你我依次往桌上击一掌，谁若将这碗鱼翅震得溅出，或是使得碗落下去，那人便算输了。”

他口中说话，一掌向那桌面拍了下去。

他这一掌似乎也未用什么气力，但那坚硬的梨木桌面在他掌下，竟像是突然变成了豆腐似的。

他一掌切下，竟穿透了桌面，桌上那碗盛得满满的鱼翅羹，果然还是纹丝不动，没有溅出一滴。

江别鹤微微笑道：“你我一掌击下，必定穿透桌面，是以就算你我两人都未将这碗鱼翅羹震倒，到了后来，桌面上俱是掌痕，那中央一块，总要落下去的，谁击下最后一掌，谁就输了，是以桌子越小，胜负便越早。”

众人都已被这种掌力惊得呆了，直到此刻才喝出彩来，就连小鱼儿也不能例外，他实在也未见过这种掌力。

轩辕三光面色也已变了，站在那里，怔了许久，喃喃道：“这样的赌法，倒真连我也未曾见过。”

江别鹤笑道：“在下已击下了第一掌，此刻该轮到轩辕先生了。”





轩辕三光突然仰首狂笑道：“我恶赌鬼平生与人大赌小赌，不下万次，从未有一次还未赌时，便已先认输了……”

他突又顿住笑声，目光凝注江别鹤，道：“但这次，我不必赌，已认输了……我掌力纵能穿透桌面，却万万不能令这碗鬼的鱼翅羹一滴也不溅出来。”

众人长长吁了口气，大喜欢狂。

轩辕三光惨然一笑，背负双手，道：“现在，你要我怎样，只管说吧！”

江别鹤微一沉吟，走过去倒了两杯酒，笑道：“在下且敬轩辕先生一杯。”

轩辕三光仰首一饮而尽，“砰”地放下酒杯，厉声道：“现在轩辕三光是生是死，往东往西，但凭阁下吩咐！”

第三十九章 假仁假义

江别鹤微笑道：“在下要轩辕先生做的事，方才不是已做过了么？轩辕先生的赌注既已付清，为何还要说这样的话。”

轩辕三光又怔住了，讷讷道：“你……你说什么？”

江别鹤笑道：“输的一方，既是任凭胜方处置，在下就罚轩辕先生一杯酒，此刻轩辕先生酒已饮下，正是银货两讫，各无赊欠了。”

轩辕三光木立当地，喃喃道：“你若能杀了我，江湖中人谁不钦服，你若要我做件事，无论奇珍异宝，名马灵犬，我也可为你取来，但……但……”

他长叹一声，苦笑道：“但你却只是要我喝一杯酒。”

江别鹤笑道：“若不是在下量小，少不得还得多敬几杯。”

轩辕三光突然举起那酒葫芦，一口气喝了十几口，伸手抹了抹嘴唇，仰天长笑起来，道：“好！果然不愧是江南大侠！我轩辕三光平生未曾服人，今日却真的服了你江别鹤了！”

大步走过去，拍了拍小鱼儿肩头，道：“小兄弟，你的事我已管不了啦，但有江南大侠在此，你再也不必怕那些鼠辈欺负了，我且去了……再见！”

说到“再见”两字，人已出窗，霎眼便消失在夜色中。窗外凉风习习，一弯新月正在中天。

江别鹤目送他去，喃喃叹道：“此人倒不愧是条好汉！”

玉面神判萧子春赔笑道：“此人名叫十大恶人，江兄不乘机将





之除去，岂非太可惜了？”

他口中虽以兄弟相称，但神情却比弟子待师长还要恭敬。

江别鹤正色道：“这样的英雄人物，世上有几个？萧兄怎能轻言‘除去’两字，何况，此人除了好赌之外，并无别的恶迹。”

萧子春垂首笑道：“是，小弟错了。”

江别鹤笑道：“更何况他只要赌输，便绝不抵赖，纵然输掉头颅，也不会皱一皱眉头，试问当今天下，有他这样赌品的人，能有几个！”

小鱼儿突然叹了口气，道：“只可惜轩辕三光没有听见你这番话，否则他真要感激得眼泪直流了。”

江别鹤目光上下瞧了他一眼，展颜笑道：“这位小兄莫非也是犬子好友？”

小鱼儿道：“好友两字，我可实在不敢当。”

江别鹤目光一闪，已瞧见了他们手上的“情锁”，微微笑道：“这旁门左道的区区之物，我自信还能将之解开，小兄你只管随我回去……”

小鱼儿笑道：“我也实在很想随你回去，只是这里还有人等着宰我，怎么办呢？”

江别鹤皱眉道：“谁？”

小鱼儿道：“自然都是些威名赫赫的英雄豪杰。七八个成名的大英雄等着宰我一个人，这岂非光荣之至。”

江别鹤目光一转，满屋子的人俱都垂下了头，萧子春、李迪等人更是面红耳赤，江别鹤缓缓道：“我可保证，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发生了。”

突听窗外远处黑暗中有人高歌。歌声随风传来，唱的竟是：“江南大侠手段高，蜜糖来把毒药包，吃在嘴里甜如蜜，吞下肚里似火烧，糟！糟！糟！天下英雄俱都着了道……”

江别鹤神色不变，微微笑道：“得名之人，谤必随之，我既不幸得名，挨些骂也是应当的，此等小人，你若去追他，岂非反令他得意？”

小鱼儿笑咪咪瞧着他，道：“我小鱼儿也很少服人，今天也倒有些服你了……”

若没有自己去看过，谁也不会相信江南大侠住的竟是这样的屋子。那只是三五间破旧的屋子，收拾得虽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但陈设却极为简陋，也没有姬妾奴仆，只有个又聋又哑的老头子，蹒跚地为他做些杂事。

小鱼儿随着他走了两天，才走到这里。

这两天小鱼儿更觉得这江南大侠实非常人，一个在武林中有如此大名的人，对人竟会如此客气，这大概除了江别鹤外，再没有人能做到了，和他走在一起，就如同沐浴春风一般，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的。

走进了这间屋子，小鱼儿更不免惊奇。

江别鹤微笑道：“这庄院昔日本是我一个好友诸葛云的，他举家迁往鲁东，就将庄院送给了我，只可惜我却无法保持它昔日的风貌，想起来未免愧对故人。”

小鱼儿叹道：“名震天下的江南大侠，过的竟是如此简朴的生活，千百年来，武林中只怕没有第三个了。”

江别鹤正色道：“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我从未忘记。”

小鱼儿叹道：“你真是个君子。”

少时菜饭端来，也只是极为清淡的三四样菜蔬，端菜添饭摆桌子，竟都是这领袖江南武林的盟主自己动手的。这样的生活，与他那炫目的名声委实太不相称。

小鱼儿喃喃道：“难怪天下江湖中人都对你如此尊敬，一个人能忍别人之所不能忍，自然是应当成大事的。”

江别鹤闪亮的目光转注着他，忽然道：“我来看去，越看越觉得你像我昔日一位恩兄。”

小鱼儿道：“哦，那是谁？”

江别鹤叹道：“他如不是昔日江湖人中温文风雅的典型，也是





千百年来江湖中最著名的美男子，我为小儿取玉郎这名字，正也是为了纪念他的。”

小鱼儿笑道：“你看我像个美男子？我这人若也可被称为‘温文风雅’，那么天下的男子就没有一个不是温文风雅的了。”

江别鹤微笑道：“你也许并不十分温文风雅，但你的确有他那种无法形容的魅力。尤其是你笑的时候，我不相信世上有任何少女能抗拒你微笑时瞧着她的眼睛。”

小鱼儿大笑道：“我但愿能有你说的这么好，也但愿能就是你说的那人的儿子。只可惜我爹爹也和我一样，纵然是个聪明人，但绝不是什麼美男子，而且他现在也正活得好好的，也许正在他那张逍遥椅上抽着旱烟哩。”

他大笑着站了起来，走了出去。江玉郎也只有跟着他。

小鱼儿又笑道：“我实在想陪你多聊聊，却又实在忍不住要去睡了……希望你明天能找几个有用的锁匠来，能将这见鬼的‘情锁’打开。”

江别鹤叹道：“这一路上我几乎已将鄂中一带有名的巧手锁匠都找过了，我实在想不到这‘情锁’的机簧竟造得如此妙。”

他一笑又道：“但你只管放心，就在这两天我必定能寻得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到了我这里，你什么事都不必再烦心了。”

小鱼儿笑道：“所以我现在只要一沾着枕头，立刻就会睡得像死人似的。”

江玉郎现在就像是已突然变成了一个世上最听话、最老实的孩子，老老实实地随他走了出去。

江别鹤温柔地瞧着他们的背影消失，缓缓在袖中摸索着，竟摸着了一柄长不过一尺的短剑。

这短剑的剑鞘黑黝黝的，看来毫不起眼，但等到江别鹤抽出这口剑来，屋子里却像是有电光一闪。森冷的剑气，立刻使烛火失去了光彩。

那又聋又哑的老头子，远远站在门口，此刻也不禁打了个冷战，他瞪大了眼睛，像是在说：“你手里的明明已是口削铁如泥的